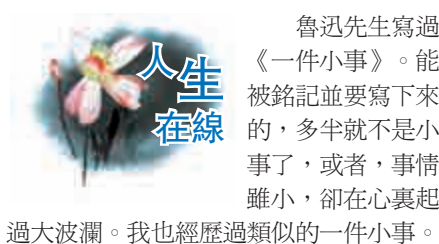


## 小事掛心



魯迅先生寫過《一件小事》。能被銘記並要寫下來的，多半就不是小事了，或者，事情雖小，卻在心裏起過大波瀾。我也經歷過類似的一件小事。

三月十二日，我從周莊到蘇州，因為次日要坐早車去南京，就想在火車站就近找家旅社住下。我對北廣場不熟悉，也沒見到旅社的影子，就盲目尋找，發現一直有幾個人與我並肩行走，聽他們講話，知道其中兩個是旅客，另一個中年婦女，是引導他們去住旅社的當地人。

車站常見的這種「拉客」，容易使人起戒心，萬一被拉進黑店，或者，設下了什麼圈套呢？同時，又使人不得不依賴，畢竟在異鄉，有人引導能省去不少麻煩。我正處於後一種狀態，心裏沒底，又急於找到住處。

中年婦女像是看出我的心思，她問我是否也想住店。我點頭，卻又裝出無所謂、好像對蘇州熟悉的樣子，不緊不慢地走着。「不如一起去吧，我帶這兩個客人去一家旅社，只要一百二十塊錢。」她說。

這價格符合我的心理價位。我卻刻薄地說：「太貴了。」她忙解釋：「本來在車站對過有家一百元的，但他倆要開發票，那裏沒有，就只能帶他們去另一家了。你要發票嗎？」我搖搖頭，心裏默認了跟她走。

她的腿腳不利索，一瘸一拐的，不知是有毛病，還是走累的，我知道拉客這種活並不輕鬆。她說話也帶着輕微的喘息，一半是累，一半是要將就我們說普通話的緣故，放棄自己熟悉的語言也累。一路上，我故意提及幾間知名的廉價旅社，反證她介紹的旅社貴，還不時埋怨怎麼還不到？她努力解釋這個價錢不貴，一邊又討好地說就要到了，生怕我變卦似的。

走了約二十分鐘，才來到那間旅社，竟然客滿。她問店主，就不能騰出兩間來嗎？店主頭都不抬，說沒有。她很尷尬，沖我們搖頭。我問她和這家店不是認識嗎？怎麼會不知道客滿？她說沒想到會這樣。看我們失望，就說前面還有一家，也不錯。

事已至此，也只好跟她繼續前行，沒走幾步，又是一家。另外兩人決定住下來，我要求先看房，看了房，覺得過於簡陋，猶豫不決。她說，如果要住條件好一點

的，不如去車站對過那間沒有發票的。我說，車站對過分明是兩棟寫字樓，沒有旅社啊？再說，好不容易走到這裏，還要再走回去嗎？她說，可以坐公車，她來出車錢。我看到過那兩棟樓，裏面果真有旅社，應該不錯，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比這小旅社還便宜，心裏又起了介意。

公車到了，她為我投了硬幣。我問剛才那家旅社給她多少提成？她說不給，她只認識那家客滿的，後來介紹的那家和沒關係。所以，這趟等於白跑了。我將信將疑。

到了車站對面的大樓，我才發現，她說的旅社在大樓後面，是一棟向未竣工的寫字樓，七拐八拐，從後門進去，像是進入了一個建築工地。

這是旅社？保安聽說我要住宿，要登記我的身份證，我正不爽，拒絕登記，並埋怨，這能住人嗎？還沒竣工呢。她說旅社在六樓，是裝修好了的。我假裝憤慨，這就是個工地，怎麼能住人？其實，我從保安的認真、牆上掛着的旅社示意圖，知道這旅社沒問題。但我不願住，故意對保安表示不滿，嘟囔着走出大樓。

她吃力地跟上來。我說，我還想回去住以前那家。我看見了她的失望，又想到她剛才為我付的硬幣，有些不忍。到了街上，她指給我方向，告訴我坐什麼車。我問她不隨我一起去嗎？她說不去了，她還要去車站接着找活。我會擔心，她會仗着本地人的身份，敲詐我一把，因為忙活了一個多小時，就因我的挑剔，她一分錢也沒掙到，還賠了兩元的公交費。

但她沒有，她的臉上只有沮喪。她沒有那樣做，是她的素養；她不敢那樣對我，則是因為卑微。她不怨、不怒，只能嘆息運氣不好，這讓我心生憐憫。我是她的顧客，我有權決定自己的消費，雖說顧客是上帝，而上帝何曾不垂憐子民呢？

我很愧疚。晚飯後我溜達出來，希望能遇見她，給她幾個錢，以化解自己的內疚。忽然想起魯迅先生的文章，自慚形愧的魯迅，也曾把一大把銅元交給巡警，請他轉交給車夫，不過也馬上想到「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麼意思，獎他麼？我還能裁判車夫麼？」而我想要給她幾個錢的想法，難道也是出於純粹的善意麼？不，我只是想讓自己心裏好受些而已，到底還是自私。

想到一路的戒備、猜疑和惡意揣度，我也如魯迅先生，彷彿看到了自己皮袍下藏着的那個「小」。

姚文冬

## 水耕農場種出「香港菜」



新一代的農業，靜悄悄地在新界進行。一批知識型的城中人，轉到鄉間從事田園耕作，找到追求田園生活與工作的夢，他們種出的菜，每日都有收成，不知不覺間悄悄進入消費市場，為酒店、西餐廳、高級三文治專門店採用，也自設食品工場，出售蔬菜沙律。

新一代農業背後的「現代農夫」，默默耕耘，然而耕耘的內容和模式兌變，新一代菜農在天幕下從事種植，陽光透進天幕，雨水滲不進去，四周綠油油的菜，路是水泥鋪出，環境潔淨，空氣清新，穿梭其間，享受着田園野趣。沒有鋤頭，沒有泥耙，因為沒有泥土，用不着鋤地、耙泥土，改變祖先幾千年烈日當空、揮鋤整地、汗流浹背、勞累半生的耕作方法。水是生命之源，從泥耕變水耕，這就是在新界地區發展中的「水耕種菜」。水耕可以說是田園種植，鄰近地區也在發展，香港新興技術與科研發展較快，有些地方超越其他地區，近年，成功培育新品種——本港獨有的「香港菜」，在菜的生長

過程中，調校菜的味道，喜歡菜味偏甜的，調校甜一些。天天吃菜，沒想過可以這樣，香港新一代耕作人奇妙地想，奇妙地成功種植，生產出特有的「香港菜」。

創發人是新界土生土長知識型新一代，家中長輩紅透馬圈，馬迷皆知。他無意隨長輩在馬圈發展，選擇開農場，以新科技種植。港產菜要在市場站得住腳，需有香港的特色，他用一段時間精心研究香港人食菜習慣和口味，捉摸到喜吃菜味偏甜，即從改變菜味入手，果然被他找到技術方法，對蔬菜生長環境進行調校，掌握適當溫度，採用新營養液，控制二氧化碳含量。蔬菜與人相似，每日有睡眠習慣，睡眠時間長短，影響內在變化，困難的是，找出一個適當時間，以調校生長過程，達到天然調校味道的效果，他成功了。獨有的新品種，不經基因改造，非基因產品，保持完全天然。

規模最大的一家水耕農場，設在新界產蠔區流浮山附近的白泥，佔地二十六萬平方呎，僅開發了一萬餘平方呎，種植品種有：小白菜、綠牛油生菜、紅珊瑚、綠珊瑚、羅馬生菜、狗牙菜、橡葉生菜、紫生菜、翡翠苗、火箭菜，多是歐洲菜種，主攻各大酒店

鄭家豪

、高級西餐廳及高級超市，中式品種有生菜、菜心、唐萵、白菜等。每日供應市場近三萬公斤。

水耕脫離泥土，完全泡在水中，水經過濾，減低細菌感染，蔬菜從水中吸取營養，在天幕下吸引陽光，不受風吹雨打及外間蟲類侵蝕，由種子發芽到成熟收割，約三十三天，比土耕種植快一倍。

新界有多家水耕菜場，合起來的總產量已形成自身市場，超市、街市之外，成為第三菜市場。農場逐漸向多元發展，出售蔬菜之外，在各區開設專門店，出售自製的蔬菜食物及蔬菜沙律，美孚、將軍澳、中區、中環地鐵站、尖沙咀都有此類專門店，一盒蔬菜沙律，普通價約三十元。

本港新一代農業，從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層上興起，只要有土地供應，便存在發展空間，這種垂直耕作方式，比平面種植賺來更多耕地，同一面積，分層種植，比土耕增十倍，香港有向天發展的傳統習慣，擅長利用空間。

在有限的土地，離開市區，尋找田園耕作，做半個農人，半個城中人，嘗嘗新體驗，可不是每人能做到的。

## 從容徜徉生死間

——再讀泰戈爾 若 杉



還記得第一次去泰姬陵的時候，走在紅牆外，想像着裏面那幢白色大理石建築，得有多麼美輪美奐，才配得上這段生死相隨的絕世深情和泰戈爾那句「永恆面頰上的一滴淚」的經典評價。進了門，靜立在水池的這一端，視線掠過兩邊象徵生與死的松柏，跟隨天空中盤旋的老鷹的指引，直達對面那座在陽光下無比耀眼卻孤寂的陵墓，莫名落淚。再美好的愛情，縱然能穿越時空，終究也逃不過被埋葬的結局。可是我們有泰戈爾，他的筆，讓凄美的愛情故事成為值得追尋的永恆，永世不會被遺忘。

「沙傑汗，你寧願聽任皇權消失，卻希望使一滴愛的淚珠永存」，關於泰姬陵的故事，泰戈爾也會在《愛者之胎》裏這般描寫過。讀着這樣的詩句，思緒會不由自主地回到四百年以前的莫臥兒王朝，你能感受到在泰戈爾筆下流淌着忠貞的愛、堅定的信念、對生命的熱愛，以及連死亡也無法阻止的永恆。曾經有一位印度作家告訴我，泰戈爾之所以偉大和被世人稱頌，並不在於他的多產和博學，而是因為從他的作品裏你可以獲得無盡的力量。這種力量會讓你擁有勇氣去擁抱生命、追求自由。坦率地講，我一直對外國文學作品有點低嚮，尤其是詩歌，總覺得翻譯會讓文字失色，又恨自己沒有能力閱讀原文，不如敬而遠之。更何況泰戈爾在印度文學界還有「多一字則繁少一字則簡」的極高美譽，我抱着崇敬之心，持着遠觀不可褻玩의

態度不敢走近，直到有一天讀到《飛鳥集》。這些短小的詩句出人意料地清淡，一盞茶或臨睡前，隨時隨刻都可以毫無壓力地翻上幾頁。一隻鳥飛過，一朵雲飄來，一滴雨落下，一朵花綻放……每天忙碌的生活裏，我們匆匆趕路，困於瑣事，愁於未來，有時候都忘記自己身在何處了，還有誰肯花時間多看一眼身邊的花花草草？所以第一次看到「鳥兒願為一朵雲，雲兒願為一隻鳥」時，我竟然忍不住笑出聲來，心想真有意思，這也能算一首詩？出門的時候抬頭卻正好看到一隻雀鳥停在枝桠上靜靜望着遠方，我忽然想知道它在想什麼？飛往天邊還是留在眼前？我愣住幾秒，頓時明白原來不是泰戈爾描寫得太過直白，而是自己的心太浮躁，悟不到簡單即深刻的道理。

每個深讀過泰戈爾的人，都會從多愁善感的文藝青年慢慢學會沉澱、思考和試着與靈魂對話。他就像傳說中沙傑汗國王

化身的那隻鷹，始終盤旋在泰姬陵上空，指引你明白生命與愛的真理。而清麗的《飛鳥集》、溫暖的《愛者之胎》、感性的《吉檀迦利》，還有無數叫不上名字的散文和故事裏，你從來感受不到絲毫恐懼和黑暗，就連「烏雲被陽光親吻，也會化作滿地繁花」。怪不得孟加拉女詩人黛維夫人曾在《爐火邊的泰戈爾》中這樣評價：「泰戈爾對於人性有無限的信心，他有根深蒂固的樂觀主義。」

「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應該算是泰戈爾最經典的詩句之一了吧，人一旦看透了生與死的結界，便會無所畏懼地堅持自己的信念。作為最了解泰戈爾的中國人，徐志摩說過：「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頌青春與清晨的，他永遠指點着前途的光明。」所以，我們之所以愛泰戈爾至今，是因為他不拒絕生命，又熱愛生命，同時，他還能說出生命本身的意義。



◀「永恆面頰上的一滴淚」是泰戈爾對泰姬陵的評價 網絡圖片

## 仙人與遊仙詩

顧 農



古人迷信，認為人經過修行或服藥可以成仙。中國古代神話不算很繁榮，而各路仙人數量相當不少，其中名聲最大也許是所謂「八仙」（鐵拐李、漢鍾離、呂洞賓、張果老、曹國舅、韓湘子、藍采和、何仙姑），其實他們資歷較淺，其中有些是唐朝人，經附會而成仙；還有些則出於更晚的文人的創造。中國的資深仙人見於劉向的《列仙傳》和葛洪的《神仙傳》。《列仙傳》中提到赤松子和王子喬：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之，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此外還有一個晚一點的蕭史，頗有艷福，亦極有名：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

夫婦同時成仙，自然極得人心。此外著名的資深仙人還有彭祖、羨門、韓終、陵陽子明、琴高、容成、洪崖先生、浮丘公、廣成子等等，來歷複雜，而皆不可究詰。

仙和神容易混為一談，其實他們不同。「神」是非人，基本住在天上（只有個別的將宮殿建在其管轄的區域，如海底之類），本領極大（有所謂「神通」），一般情況下人們看不見他們，除非他（她）忽然下凡。某些神女特別喜歡下凡嫁給普通人。

「仙」其實還是人（所以「仙」字是人字旁），但他們是超人。人很難成為神而比較容易成為仙，活着就能成仙。仙人

的生活相當世俗化，富有生氣。所以古人往往認為，與其越級升格為一個高高在上的神，還不如就地成仙，這樣比較靠譜而且實惠。

最初關於「仙」的構想大約產生在戰國時代，鼓吹最力的是燕、齊兩國的方士。那時天下大亂，於是他們幻想最好能夠長生不死，生活在和平安寧的地方——他們看好渤海裏的幾個海島，把那裏設想為仙人的世界；同時深刻地探討如何才能成仙，最主要的途徑是吃一種不死之藥，其種種辦法統稱為「方術」，此即所謂「方仙道」（《史記·封禪書》）。人可成仙的思想與辦法，同上古以來歷代相傳的巫術關係十分密切，歷歷來講究「不死之藥」（《山海經·海內西經》）；而道家的養生思想亦與成仙的幻想一拍即合。生活在內陸未必見過海的思想家莊周曾設想過有一種「真人」，同樣非常自由幸福，後來便同仙人漸漸混為一談。莊子不研究操作層面的「方術」，只是在散文中一味展開他豐富的想像。

戰國時燕、齊兩國的諸侯王已派遣方士出海求仙訪藥，規模比較小；到秦始皇的時代，得到皇家資助的方士展開了規模宏大的活動，一次是齊人徐市（又名徐福）率童男女數千人出海尋海上仙山（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又一次是方士韓終、侯公、石生等人求仙人不死之藥。這兩大行動均無結果；稍後方士侯生、盧生等背後議論秦始皇太專制了，「未可為求仙藥」，全都逃走；秦始皇大為發火，坑殺了方士以及相關儒生凡四百六十餘人，成為歷史上極其著名的大案，殺的主要是方士。

後來迷信方士的大人物是漢武帝，他曾派人出海訪求安期生等仙人的蹤跡（詳見《史記·封禪書》）。武帝多次上過方士的當；但他始終相信人是可以成仙的，只是手下的方士水準不行罷了。此後漢朝的皇帝幾乎無不迷信方術（詳見《漢書·郊祀志》、《後漢書·方伎列傳》），此後這一類皇帝歷史上還有相當一批；因為其術不靈而被殺的方士，也有一些。

一批批方士被殺掉了，但他們의思想和方術卻仍然活着，既存活在社會生活中，也活躍於詩歌作品中，即所謂遊仙詩。

（上）

### 滿清官員登臨艾菲爾鐵塔 安立志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艾菲爾鐵塔之下。艾菲爾鐵塔擁有世界著名建築、法國文化象徵、巴黎城市地標等多項尊稱，但我對它並無特別的好感，不是因為七年前我曾在塔上遭遇法蘭西小偷，也不是因為在塔下不時受到西非裔商販的糾纏。

十九世紀後期的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慘敗，不僅導致了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倒台，也使法國失去了在歐洲的霸權地位。當一個統一的德國在歐洲中部崛起後，歐洲的力量版圖發生了變化。一八八五年，法國為擺脫普法戰爭的陰影，擬在舉行世界博覽會之際，建造一個別具一格的大型建築，以紀念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說到底，這是一個體現了某種虛榮的「高大上」。

飛機從上海起飛，經過十二個小時的飛行，一到巴黎，未及入住酒店，即開始了我們的旅遊行程。第一個項目是參觀協和廣場。當我們沿着塞納河北岸去大小皇宮途中，樹影婆娑中，對岸高聳的艾菲爾鐵塔の鋼鐵身軀，已映入眼簾。

艾菲爾鐵塔之下，是川流不息的人流，歐美人、非洲人、南亞人、阿拉伯人或者白人、黑人、黃人……這其中，最顯眼的莫過於成群結隊的同胞們。

中國與法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兩端，山遙水遠，萬里迢迢，艾菲爾鐵塔矗立了一百多年，居然迎來如此之多的中國遊客，這在

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但在近代歷史上，由於西方列強依靠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仍然有少數肩負外交使命的中國人親眼目擊了這一建成不久的鋼鐵巨獸。

最早登臨艾菲爾鐵塔的是薛福成。在中國近代史上，薛福成是知名的政論家和外交官，也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且此人具有相當的文學造詣。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薛福成受命出任英法意比公使。

薛福成一行於一月三十一日出發，三月六日抵達法國。薛福成在三月十三日的日記中記下了登臨艾菲爾鐵塔的觀感：「與世益三（註：薛福成的隨員、同文館學生）同登法國新造之鐵塔，高三百邁當（註：米），合中國之一百丈。乘機器而上，凡四換機器而至頂。每高一層，則下見川原廬舍人物車馬愈小一倍，俯瞰巴黎，全城在目，飄飄乎有凌虛御風、遺世獨立之意。」（《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岳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第一一一頁）

艾菲爾鐵塔始建於一八八七年初，一八八九年三月底竣工。翌年初，薛福成便登塔一遊，他極可能是最早登上艾菲爾鐵塔的中國人之一。

另一位較早登上艾菲爾鐵塔的中國人是黃遵憲。在近代史上，此人比薛福成知名度更高，他不僅是外交官，且以革新派詩人著稱。他當時由薛福成推薦出任駐英二等參贊，作為薛福成外交使團的成員而同船赴歐。

在巴黎盤桓的幾天裏，黃遵憲寫下了一首以《登巴黎鐵塔》為題的長詩，詩前有小

序云：「塔高法國三百邁突（註：米），當中國千尺。人力所造，五部洲最高處也。」其詩有句云：「拔地崛起然，峻嶸矗百丈。」極言鐵塔之高；「但恨目力窮，更無外物障。」極言視野之廣。從塔下仰望，「遊人企足看，已驚眼界創。」乘電梯升頂，「人已不翼飛，迴出空虛上」登頂後俯瞰，「一覽天下，五洲如在掌。」黃遵憲「既登絕頂高，更作凌風想。」他最直觀的感受自然是眼前的景物，「微茫一線遙，千里走河廣。宮闕與城堡，一氣作蒼蒼。」（《人境廬詩草》，中國青年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四三〇頁）

晚清重臣李鴻章，甲午戰敗後，因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激起國人義憤，致為千夫所指，李鴻章の直隸總督遂被罷免而賦閒。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各國紛紛遣使到賀。李鴻章又被任為清廷全權欽差大臣前往俄國，並訪問了歐美九國。李鴻章可謂中國環球訪問的第一人。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法國外交部長漢諾多在百丈樓宴請到訪的大清帝國欽差大臣李鴻章一行。「百丈樓」正是著名的艾菲爾鐵塔。李鴻章對於艾菲爾鐵塔の雄偉高大也感到驚奇。法國主人介紹，艾菲爾鐵塔是一八八九年為巴黎世博會（清人時稱「賽奇會」）所建，並邀請李鴻章登上鐵塔頂端，一覽巴黎風光。其時，塔內已裝電梯，上下十分便利，但這項提議被李鴻章謝絕了。風燭殘年の李鴻章心裏明白，即使登上艾菲爾鐵塔の頂層，在這個法蘭西共和國的至高點，也不可能看到自己苦苦熬糊的、已是風燭殘年の大清王朝這座破茅屋會有光明的將來。